新石頭記/第1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十九回　片言賈禍猙狌羈身　毒手頻施鴻毛性命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寶玉和伯惠挑燈夜話，忽然來了兩個公人，問了姓名，不由分說，拉了便走，跑得飛也似的。寶玉腳跟不著地的，被他橫拖豎拽，又在黑夜，一點也看不見。走到一所衙門裡面，轉了幾個灣，到得一處廊簷底下，一個看住了寶玉，一個便走到裡面去回話。一會兒出來說道：「不問話，先押下。」說罷，二人拉了又走。走到一處，像是鹽裡，交給禁卒，二人逕自去了。

　　那禁卒把寶玉推到一個柵欄裡去。才跨了進去，便擁上好些人，把他圍住，要搜身。寶玉定睛一看，原來都是些蓬頭垢面的囚犯。暗想：囚犯何以搜起人來？喜得身邊除了幾個零錢之外，一點零碎東西都沒有帶。眾囚只把幾個零錢搜去，便各走開。

　　寶玉向裡一望，卻是漆黑的，各囚徒都是席地而臥。要再找一處有草蓆的地方坐下，卻不可得。一言不發，只在那裡出神，那心中就同做夢一般。暗想：我今天為了甚事，平白地被他們捉了來？我又不曾犯法，是誰在這裡告我？這裡又是什麼衙門本時不得主意，要想問人時，卻沒有一個可問的，一時又想到：吳伯惠此到湖北，本是為的要救一個朋友；方纔聽說他的朋友可以有望了，日間就可以出去，不期又鬧了我進來，想他又要為我著忙了。想到這裡，忽然又想起伯惠的話：官場中要和百姓作對，隨便可以栽上一個罪名的。莫非此地官場要各我作對麼？然而我和他們無怨無仇，又何苦害我呢？並

且我到此地，也不曾認識一個人，他們又從何知道我？真是奇事！左思右想，只想不出個道理來。

那旁邊的囚徒，看見他站在那裡，半天不動，都以為他嚇的慌了，也有議論的，也有譏笑他的。寶玉卻只不聽見，順著腳步往裡走去，要覓個隙地，可以蹲坐的，越到裡面越黑了，忽然一股惡氣，撲鼻而來，原來那裡放著一個大糞桶，連忙縮住了腳。然而那糞桶旁邊也有幾個囚徒躺著，還開了燈在那裡吸鴉片煙呢。寶玉便回步出來，望見柵欄外面，牆上掛了個油碗，點了個燈，這柵欄裡是沒有燈的。寶見沒處坐，便只管踱來踱去。踱到深，各囚徒都橫八的睡熟了，也有鼾聲如雷的，也有譫語模糊的，也有從睡夢中器泣的。寶玉猛然想起伯惠的朋友，說還沒有放出去，不知可在這裡？不是從那半明半暗之中，去認那囚的面目，暗想：我雖不認得他，然而既是伯惠的朋友，伯惠又這般同他出力，那相貌自與尋常囚犯不同。一面這麼呆想著，逐一認去，那裡認得出來？心中不免又是胡思亂想。卻倒巧他並不氣急，要是胆子這件事小的嚇也嚇壞了；暴躁的不知要暴跳到怎樣呢。他卻還是從容自在，猶如平一般，只有囚犯的鼾聲與外面梆聲相應。寶玉聽了，轉覺得天君泰然。

忽然外面的梆聲一陣緊似一陣，不久就聽見一聲炮響，抬頭一看，天已亮了。過了一會，漸漸有人起來，外面已是大亮，裡面仍是黑暗無比。那些囚犯，也有有人送東西來吃的；也有拿出錢央人代買點心的。身邊沒有帶表，苦于不知時候，只有呆呆的守著。忽見那禁卒在柵欄外面，向自己招呼。寶玉走近柵欄時，只見伯惠站在外面，後頭跟著焙茗。寶玉道：「又要勞動你來看我。只是我犯的是什麼事，我始終不曾知道。」伯惠道：「便是我也不懂。我昨夜夜的驚動了幾個朋友，今天又忙了一個早起，總尋不出一個頭緒來。第一件奇事，是沒有原告的。」那禁卒在旁邊冷笑道：「是官府訪拿的，自然沒有原告。只怕案情還不小呢！」伯惠忙問道：「是什麼案情，你可知道？何妨告我，重重的謝你。」禁卒又笑道：「你們自己幹下了什麼事，只要問自己就是了。我只管看守犯人，那裡代你們一個一個的查問案情去。」寶玉對伯惠道：「別的都不要緊，只有這裡臟的難受。」伯惠道：「你暫且耐一耐，回來再設法罷。我不過先來看你一看，順便帶焙茗認識了地方，有事好給你送信，我還要去幹正經事呢。倘使提起來，你說話要小心點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用不著什麼粗心小心，我沒有犯事，怕什麼？」伯惠道：「此刻不便說話，再談罷。」說著去了。

寶玉聽說是沒有原告的，心中益加疑惑：據那禁卒說是官府訪拿的，我卻沒有什麼劣跡；並且到了此地，沒有幾天。他偏偏今天又不審問，就可以有點頭緒了。過了一會，

又見那禁卒開了柵門，帶著焙茗進來；焙茗是帶著鋪蓋。禁卒便叫一個犯人外搬一個所在，騰出這個地方來。焙茗此時悄悄的遞給寶玉一個條子，寶玉會意，便揣在懷裡。焙茗方纔把鋪蓋打開，那禁卒早催著焙茗走了。寶玉這才有了個坐臥之地，就便坐下。喜得伯惠辦事週到，鋪蓋裡面，還帶來了幾本書。寶玉便躺下看書，順便把那條子取出來，夾在書上去看。只見上寫著：「公自以語言賈禍，致有此厄；今晨又探得此時仇公者正盛怒，進言不易。當緩圖也。獄中語言宜慎，舉步皆荊棘，可畏之至。」寶玉看罷，便撕了個粉碎，只是心中越是覺得悶悶。自想：「我從來不肯多言，是多早說了什麼話，以致語言賈禍？這個仇我的又是誰？他力量能叫地方官捉我，想來一定是個顯要的了，我卻從那裡去得罪一位顯要，真是怪事！」兜底把從前的說話都搬到心上來想過，也想不出個原故來，不覺躺在鋪蓋上睡看了。

不知睡到什麼時候，卻被禁卒把他叫醒，帶了他出來，早有兩個差役在那裡等著，寶玉以為要審問了，便隨了他去。誰知轉了兩個灣，便走到一個所在，有人接應了進去，兩個差役去了。這裡的人，便把他拉到一所屋子裡去。屋子裡面，卻沒有一個人，也沒有桌、椅、板凳、牀鋪之類，就是空空洞洞的一間空房。那人把寶玉推進去之後，便反手把門鎖了。那房門卻也是個柵門，寶玉此時，更是莫名其妙，要問那人時，他早已走的遠了。

將近黃昏時候，只見伯惠帶了焙茗，提了鋪蓋，方纔那個人開了門；焙茗提了鋪蓋進去，伯惠也走進去，和寶玉說話。寶玉道：「起先送來的條子，說的狠不明白，何嘗以言語賈禍來？」伯惠道：「這些話且慢談。此刻這件事越緊急了。你昨夜進去的是班房，不知怎麼又寄到外監來了；我先要代你去法，你切不可心急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並不心急，只是糊塗得太利害，也要叫我知道一點兒呀！」伯惠並不答話，走到問口和那開門的人說話去了。說了一回話，才回頭對寶玉道：「你在這裡的事我都託了他了；他就是管外監的牢子頭兒，要茶要水，只管和他要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急著問你什麼語言賈禍，你卻說這些作什麼！」伯惠道：「就是你那天去聽什麼演說，聽出來的禍事。」寶玉道：「奇了，我去聽演說，始終沒有開口，那裡就得罪了人？」伯惠道：「你回到棧裡，發的那一番議論，便是禍根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就在棧裡，也不曾說什麼得罪人的話呀！」伯惠道：「你不和那孛生駁論什麼維新守舊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個話怎麼就會得罪人呢？」伯惠道：「我也打聽了許多人，才打聽出來：那個孛生，便是這位監督的得意門生；這位監督最歡喜的是奉承他，最恨的是駁他的議論。他也不問人家駁的是不是，但是駁他的，他就以為是誹謗他。所以他這一位得意門生，聽了你駁他的話，便不知又加上些什麼油鹽醬醋去對他說了，才有這件事情。」寶玉詫道：「原來這裡的法律又是

一樣。」伯惠道：「怎麼又是一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發兩句議論，也要煩官府拿人監押的，不又是一樣麼？別處那裡有這種法律？」伯惠道：「發兩句議論那裡便可以監押；他這內內中不知栽上你一個什麼罪名呢！」寶玉道：「要栽我個什麼罪名呢？」伯惠道：「總逃不了『解鈴還是繫鈴人』七個的訣竅。」說話時，那禁卒又送了一把紅呢茶壺來。寶玉笑道：「這倒也同客棧差不多，就這樣住幾天也無妨。」伯惠也笑道：「虧你這樣從容鎮靜，要是別人早急死了。此刻只怕我比你還急呢！」寶玉道：「一個人只要把死生禍福看得透了，就沒有著急的時候了。」當下伯惠帶了焙茗辭去。

從寶玉倒還覺得清淨，不過門是反鎖著的，不能出外罷了。每日的三餐，也是焙茗送來，這是伯惠在禁卒那裡打點了的，自不消說。寶玉沒事，只是看書靜坐；上海寄了報紙到來，伯惠又叫焙茗送去看，因此日子倒不是難過。

看看又過了三天，還沒問過一堂。正在納悶，伯惠走來，對寶玉道：「這更奇了，影子也沒有的事，虧他怎麼想得出來！」伯惠道：「真是虧他們想。你道他從那裡想起？他因你說得一口京腔，說『拳匪』都是北邊人。你從那裡去訴冤呢？」

正說話時，只見那禁卒走來，對伯惠道：「你老人家既然代他老人家設法，還應該早點想個法子。我受了你老人家的賞賜，不知照一聲，是我的不是。才剛上頭分付下來，叫我明天把他老人家『報病』呢。」伯惠吃了一驚道：「真的麼？」禁卒道：「我哄你家作麼事呢。」伯惠聽說，也不辭別寶玉，匆匆起身便去了。寶玉不解其意，便問那禁卒道：「把我『報病』是什麼意思呢？」禁卒道：「這個好不好對你家說得。」寶玉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只管說。」禁卒仍不肯說。怎奈寶玉再三盤問，又許他說了給他賞錢，禁卒方纔道：「說了你家不要害怕！報了病，就是要了命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禁卒道：「你家狠聰明的，怎麼這句話也不懂？當初秦檜要害岳老爺，也是這個法子。你家自己想去罷。」說罷出外，反鎖了門去了。

寶玉把禁卒的話，仔細一想：這明明是要我的命了，發了兩句議論，便罹了個殺身之禍。這個未免死得輕于鴻毛了。但不知他怎樣弄死我，伯惠如困設不了法，我倒嚐嚐這個滋味，便是做鬼，也多長一個見識。好在我是個過來人，一無掛慮的。想到這裡，倒也坦然。

次日，伯惠又來，寶玉便把禁卒的話對他說了。伯惠道：「這個也不見得，我已經竭力設法去了。萬一設不了法，這是我對你不住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我自作自受的，與

人何干？你這兩天的奔走，我已經感激的了不得了！」伯惠聽了，轉覺得傷心，看看寶玉，卻還是顏色自若的，只得別了出來。

不覺又過了五日，這天晚上寶玉正睡著了，睡夢中覺得有人將自己抬動，正要睜眼看時，忽然一件狠重的東西，在臉上壓將下來，偏偏又是仰面睡著，被他壓的喘氣不得。連忙要推開時，雙手又被壓住了，要掙腳翻身時，腳也被壓了。心想：是了，這是致死我的法子了。於是，寧心耐性的等死，只是喘不出氣的辛苦，慢慢的覺得肚內的氣，直湧上來，便覺得眼睛如同爆裂一般。

不知寶玉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